

春香傳

朝鮮竟沒有什麼小說。就是有。也無非是中國的東西。有朝鮮特殊思想的。極少。并且很幼稚。其中惟有這春香傳與九雲毛。是朝鮮向來的小說。讀的人也多。有時曾改編成劇本。

全北的南原。有一個叫做春香的少女。天生成的非常美麗。無論什麼人見了。無有不驚異的。伊不但容姿端麗。還帶着一種高貴人的氣品與學識。但是伊的身分很卑賤。在階級制度嚴重的朝鮮。伊竟是一個普通人不齒的妓女的女兒。母親是個名妓。名叫月梅。不過伊不願叫自己女兒。也過自己那種卑污生活。一定想使伊將來成一個可以叫世人尊敬的貴族夫人。便合伊的本意。因此對於女兒的教育。也並不像普通藝人之子那亦學些歌舞音樂。只是偏重在學問禮儀方面了。

其時京城內三清洞地方。有一位李翰林。他官高爵顯。天上的飛鳥。他竟也有使他落下來的勢力。他忽然做了南原府的郡守咧。他單生一子叫做夢龍。是一個秀才。這李夢龍。有一天在南原閑遊。到一所眺望極佳的廣寒樓上。看看四面景色。瞥見南面綠陰之中。有一個少女。在那裏玩鞦韆。於是夢龍心中。便發了戀愛之芽。若是普通藝人之子。那就可以叫過來侍宴席。向伊說明情由咧。無奈伊那母親。不能答應。因此李夢龍陷入寢食難忘的戀愛中去了。

李翰林去後。移任的南原郡守。是個著名好色家。聽得春香貌美。便來逼伊。春香不聽。郡守就把春香捕來。立刻下獄。母親勸伊從郡守之意。也是看伊受不起牢獄之苦的意思。伊總也不從。在牢中過了三年眼淚生活。

戀愛之夢醒破的李夢龍。三年之後。做了全羅道的御史。趕到情人的地方來了。夢龍心中。一時也沒拋去春香。所以只是想早日來會見伊。途中居然遇到一個替春香送信的人。因此曉得了春香的近狀了。於是御史特地扮成一個乞丐。來到月梅家裏。月梅見他那種形狀。驚又悲。就把這情形去通知獄中的女兒。夢龍也跟了伊母親。到獄中去訪春香。月梅要想阻隔他們。不料二人的心。已黏在一起。竟阻隔不開了。再說明天是郡守生日。要大開宴會。春香也非去侍席不可。伊那裏肯從郡守之意。一定性命難保了。吃了三年苦。好容易會了面。依舊是生離死別了。春香含淚說完。夢龍一聽。心裏暗暗歡喜。曉得可以占勝利咧。

那天，群臣在廣寒樓大排酒席。正在熱鬧之際，李夢龍闖到樓上。那時節自然不是昨天那種乞丐模樣。是威風堂堂的御史了。起初誰也不留心。後來一曉得御史到來。地方官們。突然大驚。一回兒李御史將春香從獄中提出來。說。你不從郡守。應當從御史了。春香也不曉得是自己的情人。說。我願獻身的。世上只有一個人。憑你什麼御史不御史。別做夢罷。李御史喝道。你抬起頭來。春香一看。原來是夢寐不忘昨天的乞丐李夢龍。伊竟喜得要發狂咧。戀愛的勝利。自然歸李夢龍。月梅也頓開愁眉。把二人的戀愛圓滿成就了。

卓呆按。這是朝鮮人二百年前的作品。思想腐舊。與中國舊小說。竟不相上下。

本報星期刊按期刊載各種特號先期預告讀者倘有以佳作見不勝歡迎刊出後每明稿末注封贈請現金(一)一元(二)八角(三)六角(四)四角(五)三角特別佳作另酬不在此例不受酬篇分等祇面微酬

星期五

小說日報

大
明

穢笑孫

封
面
長
行
三
行
起
碼
每
日
每
行
大
洋
六
角
中
縫
同
普
通
長
行
每
行
四
角
後
幅
短
行
每
字
四
釐
長
期
面
議

定報特別贈品

定閱本報一月大洋九角三月大洋二元六角半年大洋五元贈清華書局廉價購書券一張(可用一年)全年大洋十元贈清華書局廉價購書券二張(可用二年)此項廉價券利便極大凡有欲購書者請向發行批發處以六折收價(無須另加七折)惟本報館每日刊性實存概不經售若欲得首尾完全之報紙速預定勿貽後悔是幸外埠隨兌不通之處得以郵票代償實足通用寄費並不另加

定閱本報諸君鑒

本報對於外埠定閱諸君逐日郵寄並無一份遺漏茲疊接諸君來函多有未寄收到之報以致殘缺不全此係郵局遞寄時遺失實非本社漏寄此後倘有未收到之報請來片示明號數本社倘有報當即補寄一份俾成完璧特此通告即希公鑒

太報報稿

本報無論何欄均可投稿海內外同文如以鴻著見賜歡迎特訂條例如下(一)短篇小說以千五百字為限雜項每則最長不得過三百字愈短愈妙(二)酬報分甲乙丙三等甲等每千字四元乙等二元丙等一元附注篇末(三)來稿須寫清楚每行二十八字連式者雖有佳稿亦從刪愛(四)來稿受酬者須開明住址簽名章章如備稿而不查章即作不受酬之稿(五)來稿概不發還其附有郵票及回不社會計領取簽名章章須與寄稿時相符(七)如有抄襲之稿為人告發酬金即時轉告發之人(八)來函關於稿件者書面註明小說日報編輯部收以免與他處混淆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臂據之判因兩梓以行世用公同好此書用筆深入顯出意在言外
 推崇此書可謂至矣而此書價值亦概可想見也茲已印竣洋裝精訂
 ▲多書六冊。定價兩元。▲特價六折。一月為限。
 然皆割絕文義不堪眉目識者恨之今本局竟得此書最初石印校本與
 外埠加郵費一角七分。發行所清華書局
 六巨册欲為名著廣流傳僅定兩元之價書印無多購請從速
 東越許廣父先生序中稱謂不讓紅樓夢儒林外史又以趙某焚書擬請
 秦皇焚經其

余識海虞徐子天嘯枕亞昆仲於海上五載於茲矣天嘯擅鐵筆所
刊金石諸章上規秦漢枕亞則以小說鳴於時每出題選邇風行願
其八皆恂恂儒雅與人言訥若不出諸口世以方陳氏二難良非
過譽者述餘暇尤喜臨池其書法亦相伯仲豈能蒼莽漢晉諸賢之
長而參以己意者過庭所謂愁針垂露之異奔雷鑿石之奇鴻飛獸
牙代澗例如左

丈二尺六寸	八尺	區額	每字二圓	(以一方尺爲度過則遞加)
橫幅	整幅	同堂幅	半幅	同屏幅
如須聯述者亦可面議	金箋	加倍	劣紙	不書磨墨一成

天嘯金

本書宗旨排斥金錢勢力發揚獨立精神言情已造高峯警世尤稱良鐸得此一編玉梨魂且確乎在後遑論其他全書十餘萬言▲洋裝一冊▲定價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八 角 價	定	天	嘯	殘	墨	枕 新 編 亞
譚 聯 語 簡 錄	雜 著 蘭 語 簡 錄	湖 上 日 記 一 束	入 印 百 話 遊 記 卷 三	乘 印 粵 西 遊 記 卷 三	將 得 十 餘 萬 言 目 列 印 古 文	天 嘯 先生 文字 淵 淵 之 所 金 石 編
雀 牌 輪 政	葵 弄 翰 餘	葵 弄 翰 餘	葵 弄 翰 餘	葵 弄 翰 餘	葵 弄 翰 餘	葵 弄 翰 餘

青年小說作者張含我先生所撰小說思想新穎着筆不落恒蹊且一篇有一篇之立意用誠懇刻實的文字描寫現代社會之種種現象與缺點而陳述其自己之批評或主張一般文學界咸許爲確有見地故陳先生之小說者莫不有深刻之感想而歎其意味之永雋也本社茲特商請先生自選其得意之作十五萬言彙爲專集以饗讀者一俟編輯告竣即行付梓明年大約三月間可以出版特此預告又讀者諸君如對於先生之創作有科學的分析的批評（須逐篇說不宜混談）至爲歡迎當擇其言之公正而的當者附刊於說集之後以供參考出版後當以說集爲酬

此書長此所選每篇各別一體不但作優美小說讀並可爲初學小說之範本現收六折實洋一元二角郵費在內預約期限出版前十日爲止內容及書目容再宣布

玉良 北京錢鏡澄序文 幻術小說解葛 千里眼 杯中
換水 金錢鑽桌 飯內取出手帕 以耳代目 火柴化
帶與雀 蔗桶吸痰 猜物神術 滑稽幻術 男孩變女
孩 作怪之手帕 由一而二 猜瓜子戲 催眠術 穿
舌奇法 信封中一牌變二 知牌神法 幻術目錄說明
書 雜錄 新婚佳話 三廉學社幻術科消息 每册大
洋一角 總發行所上海克能海路三廉學社

▲三廉學社打字科招生 男女分室 教授學費七
元每日練習二小時三月畢業每日六小時一月畢業

(一)出版日期 每月二十日出版月出一册全年十二册 (二)門售價目 每年定價大洋二角預定全年二元 (三)預定贈品 凡預定全年附贈精巧小鑰匣一只以爲藏書之用每匣內并附瘦鴉小影親筆簽字藉留紀念

上海大東書局

打字科男女分室教授聽費七元每月練二時三月畢業每日六小時一月畢業

英文速記函授科鄧履冰氏費一年心血編此講義共十二課非常簡易學者無不稱美學費二十元特製中速練習簿每本三角

而金字裝所載長短各篇都係名人撰述就中
長篇如涵秋之還嬌記慶因之神州新派痕枕亞
讓摺記等篇尤爲文情並茂不可多得之作而第
結東海爲材料益豐富所出版物也原定每冊完
一元二角茲因酬報愛閱諸君起見特定每冊便
價格凡購一二三四全集者實價二元四角惟
零購一集購一二三集者仍照定價計算諸君以
後人手一篇趣味深長大堪消遣諒云便宜貨樂
得買謂予不信請嘗試之

診所上海雲南路會
樂里
電話中央一千〇五
十二號

廣告部本社章程每日案者紛紛本
 社所出旬報月刊旬報目錄說明書
 以及其各書館路甚廣非推普極
 全國各地之華僑小呂宋日本高麗
 歐美各埠均有極大效力廣告刊資
 登廣告者均有極大效力廣告刊資
 每頁六英寸四分高四英寸底一頁
 半頁六英寸四分高四英寸底一頁
 中夾頁及彩色紙廣告均加倍計算
 已翻譯部代售中英德文文件價格克

雙雲記

(十七)

松陵趙眠雲著 海虞雙熱評

舉家哀慘。而尤以倩雲爲甚。哭母而溺於死者數四。雲土亦哭之哀。倩雲雖小。思慮已深。雖恃父愛寵。然頗慮他日校母來時。或生變故。故尤痛也。壽門亦傷感非常。自以昔年貧賤。全賴實妻內助。米鹽細故。以女工佐之。一不以聞。俾我得專心讀書。得有一今日。今雖削官歸來。名譽尚不損。且宦囊雖不甚豐。比之昔時境地。已不可同日語矣。方思同享林泉之福。乃中道分離。昔人詩。所謂願將終夜長開眼。報答生平未展眉者。不啻爲我詠也。草悼亡詩數十章。每章詳注事實。讀之令人感動欲涕。情亦可謂重矣。祝子長挽以長聯。有相夫不終。臨沒泣將愛女託等語。壽門謂爲情真語摯。如聞其聲也。其他交游中祭文哀挽之作。佳者甚多。不容備述。然終不能逾壽門悼亡之作。以肺腑中哀情。皆一一流出者也。

評

雙熱曰。婦人女子感受疾病時。其迷信之觀念。輒益深摯。觀於李夫人。可以隅反矣。病不乞靈於藥石。而乞憐於不痛不癢之仙方。今之愚婦。往往然矣。作者寫一李夫人。慨乎言之。意在發人深省。此篇小說。處處足以針砭社會。閱者常著眼於此等處。若乃咬文嚼字。較量其辭句之工拙。此豈善讀雙雲記者哉。

前頭兒女。往往受後母不良之待遇。倩雲慮得是。故哭得彌苦。壽門痛賦悼亡。下的未嘗不是眞淚。然若以倩雲之淚。與壽門之淚。分別作精密的化驗。則倩雲之淚。當更酸於壽門之淚耳。

第十一回 續膠

舉家慘淒。室中寂寞。移棺蕭寺之後。每於昏夜。靈座時有鬼哭之聲。倩雲究年小。婢媼多畏夜者。於是壽門定計。迎其寡姊嫁陳氏者。至其家。爲倩雲伴。而多添一媼。使宿於金公子書舍之傍。寡姊無子女。雖立夫姪爲子。未之親撫也。孑然一身。來壽門家。頗適宜。且文理亦好。與雲士倩雲談。頗相得。時教倩雲刺繡之女師已他去。壽門以爲即請陳氏姊教姪。爲尤相宜也。金公子亦以姑母稱之。姊嘗謂弟得此快婿。殊堪賀。惜弟婦早沒。爲可憐耳。壽門曰。我正爲此感傷。故近來對於一切世故周旋。恒願謝絕之。人生於世。所謂如輕塵棲弱草。此語殊可味也。姊則曰。弟方強仕之年。固不必作此灰心語。且又無子。鸞膠之續。不可緩也。俟倩雲姪滿服。可提議矣。現在聞已有數友。願爲弟作冰上人。弟意何如。壽門曰。吾不再續矣。倩雲嬌小荏弱。性敏慧。又善病。萬一續娶不賢。則我愛女。何以對我亡婦。(按此雖直探下文。語意却仍反照也。)蘆衣之變。我不忍目睹也。姊曰何至於此。但須慎擇得當耳。壽門仍堅決曰。姊休再言。益傷我心。此事我決不爲也。姊又曰。宗祧之事奈何。曰我有愛女。有佳婿。算不得半子乎。姊曰。聞金健若亦止此一子。豈能贅入李門。壽門曰。異日我女生得兩男。一姓金。一姓李。可耳。即不能。我亦可以從子爲子。此不難處置者也。姊無以此爲言。姊以壽門之堅決無游移也。信之。蓋姊頗識壽門性情。究係同懷也。今之勸其續娶。半亦探其口氣何如耳。其後與倩雲語。謂爾父殆不復續娶矣。以向所語告之。倩雲曰。是不可。我父年未就衰。我又無兄弟。此事決不可廢也。(按倩雲存心如是。不媿賢孝矣。(未完))

厓父賣文

吾友東越許虛父性奇癖好古文不讀秦漢以下書沈湎左孟莊騷之學得其神髓今倦游返寓無以活而文亦益工余憐其窮而佩其文之工也強之粥文爲定例如左
善文 粥文 各一百五十元
傳記一百元序文四十元
駢語二十元
駢文詩詞及新體文均不作
小說文每千字五元
白話每千字三元
駢文詩詞及新體文均不作
駢語是聯二十元
短

壬戌孟冬之月虞山徐杜亞代訂

又說。再講這遺差錢。也是沒有一定的。從幾十塊錢到幾十萬塊。已都有過例兒。這裏看那出錢的人的身家財產。拿來作標準的。像你先生的產業。至少也有一百多萬。那麼。就出了一半。也不爲多。出得十分之一。也不爲少。你自己斟酌着罷。這數目開得大了。把個伯伯堪驚得發起傻來。半晌。說不出一句話兒。那人還沒講話。這假丈夫已經等得不耐煩了。喝問怎樣了。你這便算答應了麼。伯伯顫聲求道。衆位哥們。這數目。只怕沒有這個譜兒。況我也沒有這許多產業……話未說完。那假丈夫大怒道。放你的屁。誰有這多工夫。去調查你的財產。老實說一句。我好好一個妻子。給你侵佔了去。應在衆位哥面上。不來取你的命。這已經是大大的便宜了。你。我很知道你的家私。統是盤剝剋削了來的。平時要問你借了一塊兩塊。比要了你的性命還難。如今鬼使神差。你自己投了進來。這叫

三十九

東越許廩父著

天賜其便。有道是天與不取。反受其禍。我却不肯隨隨便便。把個機會丟撇。今兒個非要你十萬塊錢。斷斷不得干休。劃一不二。釐毫不讓。……心虛聽到這裏。又狂笑起來道。他這生意。做得規矩。光景倒是百年老店的資格了。采臣也笑了一笑。又道。這班那會聽過這樣的支付款目。只這一句話兒。已經嚇得他一佛出世。二佛涅槃。休說劃一不二。便算打個一折。也還得萬金之數。這不是真個比要了他的命還難了。當時只得再三哀求。甚至急得痛哭起來。最後還是那班無賴們。做好歹。果真打了一個一折。講明一萬塊錢。即刻交付。不得延緩。這伯塔也真調皮。還想在支付單上做點暗記兒。想找個人來解圍。那知這班人都是老喫這飯盈的。一點也不肯放鬆。定要替他代起稿子。叫他照樣寫了。又在他身邊搜出一個圖章。蓋上印兒。當即公舉一人前去領款。直等款子到。還把他們

便縛傷子仁的。捆了起來。每人口中。塞了一個布核兒。將門反鎖起來。這才一哄而散。就中却有那假扮丈夫的這人最壞。他便邀集衆人。演說道。我們都是一縣之人。將來總有見面之日。那厮吃了這般大虧。豈肯干休。好在我們有了這一萬塊錢。什麼地方去不得。我們又多是沒有家小的。不如瞞了小老板。就此拍拍身子。到外邊去另找事業。豈不大妙。何必硬做冤家。給人家去得現成好處呢。此言一出。五人之中倒有四人贊成。豈不是全體通過了麼。他們更不怠慢。連夜動身。跑得無影無蹤……采臣說到這裏。心虛又駁他道。采臣哥。這話又出了岔兒了。我就不信。這五人當中。竟會這般湊巧。一個都沒有家眷的麼。采臣笑道。你曉得什麼。大凡做這等事情的人。自然都是沒有家眷的。才有這般大膽。即使有家有眷的人。他既能做這等事情。這人的良心。本來也就可想而知。還顧得什

四十

東越許廬父著

麼家眷不家眷。有了錢。還怕尋不到新家眷麼。心虛聽了。微笑不語。我笑道。那回子。你就對我說到這裏為止。以後的事情。我也沒有曉得了。采臣笑道。以後便是伯塘家人。把伯塘尋救出來。伯塘雖然禁人傳說。但已鬧得通國皆知。而且人人都曉得這事的主動。還出在他令郎之手。伯塘先還沒有知道。後來金生因這批無賴分贓而遁。自己枉做了一樁事業。却得不到一文好處。少不得要尋那定謀的參謀先生說話。那參謀也正痛恨計畫失敗。懊喪得了不得。那經金生再三埋怨。語氣之間。好像還疑心是參謀自己作的弊端。這一下子。可把那位參謀先生。氣得一個半死。言語之間。不免衝突了幾句。試想這金生又慧又躁。豈是肯聽閑話的人。受了他的譏諷。當時怒發如雷。立刻敬了他一頓耳光。兩人大鬧起來。金生這召集全體部下。開了一個緊急會議。要嚴嚴的處治那參謀。雖經旁人調解。沒

旅粵瑣談

花月樓。嶺產。家貧。墮入平康。綠東堤探花寨。圓姿替月。媚眼橫波。而一點絳唇。尤覺別饒斌媚。予見於鄭君席次。與談身世。知名花飄零。已二易星霜。迫於貧。流粵爲娼。唱天水調黃金白等劇。應絃合節。水噓雲凝。鄭君傾心最深。嘗商於予。擬爲編集未果。得一知己。可以無憾。月樓得鄭君。可謂風塵之知己矣。

花月紅。與月樓爲姊妹行。齒稍長。而神清貌豔。猶不失徐娘半韻。堂樓詳夢。爲其得意之作。五陵年少。多有傾倒之者。同寅鄭君寄食。擬爲顰兒後身。思藏金屋。以迫於資。不果。近鄭君解職。與予同返春申。名花無主。未知移植誰院矣。

幽夢影補

幽夢續影曰。真嗜酒者氣雄。真嗜茶者神清。真嗜筍者骨臞。真嗜菜根者志遠。余曰。真讀書者氣清。真能詩者意遠。真識畫者神閑。真研佛典者心空。

幽夢續影曰。善賣無市井氣。善文無迂腐氣。余曰。善談無煙火氣。善詩無蓬塵氣。善爲人者。無輕刻毒鄙氣。

幽夢續影曰。貪人之前莫炫寶。才人之前莫炫文。險人之前莫炫識。余曰。妬婦之前莫炫色。伎人之前莫炫能。

●千家詩考證 (十) 文孫

于戈未定欲何之一首。作詩者原無名氏。紀事祇題爲北來人。今坊刻因北來二字。詛作杜仲。又詛作王中。皆非實也。第五句鵲鴿音斷雲千里。或作人千里。亦誤。

杜荀鶴山中寡婦詩。(一作時世行)雖近粗俗。然亦採風者所宜知。

明世宗送毛伯溫送天師詩二首。不知何人附入千家詩後。至今仍之。坊刻或以送南征詩爲明太祖作。或以爲卽毛伯溫作。俱極謬妄。送天師詩第三句。黃金匣鎖雷靈印。或作黃金甲。亦誤。

●詠菊小品 (六) 亭湖顧竹廬遺著

▲雀舌 (桃紅色俗名寶相與羣芳譜所載金雀舌錦雀舌別)

離畔棲來勝決枋。搖風含翠吐清香。笑他剪舌稱鸛鶴。何似無言傲晚霜。

▲鼠耳 (皮日休詩細招微開鼠耳香指草白居易詩葉小如鼠耳指槐今移以名菊知俗名亦不苟)

劉安鷄犬盡昇天。惟鼠貪饌不得仙。若輩何堪高比菊。厥名幸獲挂離邊。

▲兔耳 (羣芳譜有玉兔花色同形異)

綠畦常伴等株翁。趁草霜毛耳褪紅。三窟未營秋漸老。披煙香散一籬風。

紅耳霜毛趁草眠香兔披微煙俱唐人詩

▲紅蟹爪 (外洋粗種花大如桄長管放葉尖開口有刺反鉤如爪蟹爪之名見羣芳譜報君知分注)

雙蟹斫雪樽浮綠。八足爬沙菊映紅。落木寒江楓葉裏。勾留秋色到籬東。

霜下寒花一簇黃。當筵端合佐靈腸。靈均餐罷偏多味。譬嚼空餐也自香。

罷偏多味。譬嚼空豎也自香。

取胡仔咏菊詩何處金錢興王
錢化爲胡蝶夜翩翩意耳

取胡仔咏菊詩何處金錢與王
錢化爲胡蝶夜翩翩意耳

▲蜂房（范譜作鈴有一種淡黃者宋人周師厚譜作黃窠廷子卽此一類）

▲蜂房（范譜作鈴有一種淡黃者宋人周師厚譜作黃窠廷子卽此一類）

▲九龍罩（外洋粗種花粉紅色大如盤枝

▲九龍罩（外洋粗種花粉紅色大如盤枝

中天臺館炫吟眸。秀色遙分漢屬秋。若此林
花迎輦發。清香應傍滾龍浮。

中天臺館炫吟眸。秀色遙分漢屬秋。若此林
花迎輦發。清香應傍滾龍浮。

聊齋一書海內傳誦幾於人手一編後人踵而效

聊齋一書海內傳誦幾於人手一編後人踵而效

尺五元
堂福
屏條
值與檯
黃福

常州 冊子 每方尺 泥金加倍 玳瑁蠟筆加倍
 收件處 城內鐵市巷振聲電燈公司 潤例
 司周線巷五十七號本宅 蘇

州 收件處 製造紙板廠事務所
 閩門外鴨蛋橋華盛
 先惠約日取件
 眞指緣分一撇
 幅同屏幅
 區額
 上海 收件處 號朱蓮堂先
 石路二馬路
 三元起算每字以上每加一
 三元 三尺以上每加一
 五尺三元 四尺二元
 丈正八元 八尺六元
 六尺四元 二尺十元
 二尺十元

半月刊 定於十一月初一日出版

[illegible]

新淋老濁梅毒各種新藥

新淋老濁梅毒各種新藥

系 緯 才 母 十

系 緯 才 母 十

花柳病一元

花柳病一元

瘡橫痃●均用德國

瘡橫痃●均用德國

針一元
功大効速立
可所限○今

針一元
功大効速立
可所限○今

察所法大馬路八仙橋德

察所法大馬路八仙橋德

1

1



藝林

無名女子詩 (十) 枕亞手

冷香亂散翠裙羅。嬌面低迴惜鏡波。葉底可憐秋夢少。花中偏是苦心多。一簾幽夢珠串長。涼雲飛下覆鴛鴦。不獨那箇櫻桃口。也作蓮花一種香。尖尖菱角刺紅波。偏與荷花宛轉通。欲折荷花還住手。情將菱角比鞋弓。

野乘

傳善祥別傳 (十) 丁曉雲

后挽之起曰。是何三事。卿第言之。善祥曰。一請召父弟入宮。與臣一面。一請為秀清急選正妃。毋令缺望。一請將舊婢桂紅。及鴿兒。仍使服役。后曰諾。隨出宮告知秀全。須臾宮嬪傳諭曰。傳善祥所請三事。一一准行。着赴舞鸞殿候旨。

筆削

畫竹記 顧佛影

秋在生。蘇人。年二十餘。以書法名於時。識者見其書。輒謂其能以家意行狂草。鬆秀奇古。妍媚而蒼勁。以擬古之。則冬心板

橋彷彿似之。顧秋之所擅。不獨書也。詩筆亦清絕。特以所作不恆示人。故人轉不見知耳。秋有友霍子昭者。留日學生也。同國後即任楚省某學校校長。既履職。即以電達秋往助教務。秋念素居孤陋。遠遊亦大佳事。且楚亦名邦。不可不一瞻白雲黃鶴之勝。計決遂復電報可。聞日自東裝行。某專使在雲夢城北門外。後枕高山。山水蜿蜒下注。瀟瀟瀟瀟。七八月雨後之交。山瀑大至。潭水不能容。旁溢入漢。附近漁人。各就潭口張網。無不滿載。魚口翕張。而漁人笑口與之同張。顧城中魚積如山。其價亦與土直並賤。是校址即臨潭上。啓窓即聞魚腥。而雲水混漾。動蕩几席。殊有勝致。楚本多竹。而雲夢尤繁。山之麓。澤之濱。千畝縱橫。非稻畦即竹林也。秋在途間。對景已覺神往。及抵校卸裝。霍出相迎。款款道故。並導秋周覽校舍。大夏百間。氣象宏麗。雲係某書院舊址。春來所費理者。旁有曲徑。上達高坡。坡上別建樓屋十數幢。用簡職教員眷屬。秋無眷故仍宿校內。免別居荒寂也。晚間霍置酒為秋洗塵。并介見諸同事。酒次秋遍詢諸人皆異省籍。獨一白拾少年與已接席者。操吳語甚圓。因就通殷勤。始知自姓字蓉莊。亦留日生。霍聘之來。教授博物等科。霍曰。白先生與君同桑梓。性情尤和易。後此論交。定能親洽。因轉問白曰。聞君令妹。已受本城女中學之聘。今將以何日蒞此者。白曰。舍妹欲來已久。特以我兄妹皆遠出。老母在家無人侍奉。故遲延未決。今弟已電囑其奉母同蒞。計程明日可到。霍曰。老伯母同來更妙。翠雨坡餘屋正多。明日當飭役先往洒掃一過。以候高軒。白稱謝

(未完)

此君軒漫筆

湘帆

默野。四川內江人。戒律謹嚴。辟穀養氣。生平未嘗持齋。問其年。不自知。父老相傳數百歲人。形狀常如四五十歲。林方伯僕宰內江。常見之。越二十餘年。公為鹽茶道。聞其尚存。迎請至道署。方伯作宰方壯年。至是頭已斑白。而僧猶是昔容。留三日。堅請還山。余時在成都省城。往見已不及。此乾隆五十四年春初事也。聞其在署。終日嘆一。或飲水少許。餘惟盤膝默坐而已。夜則翹步一室中。不停趾。人有請閱。不甚酬答。總督孫補山中堂。親造禮謁。訪詢終身。竟不答。惟於炭爐灰上。火箭書六字曰。仁江米上三。隨寫隨擦去。初不悟其旨。後亦未知果有應驗否也。余於嘉慶七年。重游蜀。聞僧尚無恙。僧本無姓名。以其閉口不言。又儀飾極疎野。人遂名之默野僧云。

游記

游魯小記 (八) 宜興徐

晚間重遊趵突泉。無夜市。濟南桃甚美。坐泉旁石上。購數枚食之。適值月懸如畫。水底天與泉中月。蕩漾競勝。所食佳果。香甜解爽。亦旅中之樂境也。七日午後六時。全國農業討論會。又假農商埠公園。舉行聚餐禮。並邀請田家省長實教兩廳長。及地方團體等。而為五日之答禮焉。余與唐君少山。何君向平等。以審查事後至。未與攝影。至則早已入席。田家省長。正在演說。余座較遠。僅聞其聲而已。次為

諸海

什錦小說 劍輝

碧欄杆畔。丁字橋前。密司得李和密司得。正在那裏談天。密司得李說。華年似水。

捧腹齋漫錄

顏五

明成化初。邢有為蘇郡守。以民多隱田。立清丈法。或諷以詩云。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滄海共青天。如今那有開洲渚。寄語沙鷗莫浪眠。意致深遠。諷刺無窮。劉潛夫有方士傳詩云。但聞方士騰空去。不見童男入海回。無藥能留炎帝在。有人曾哭老時來。雖屬諧謔之作。却是點化不少。吾鄉某名士。有子三人。皆為庸醫所殺。有妻妾二人。日爭風。擲盤丟盆。叫罵不息。某恨甚。援筆大書曰。女人殺而天下平。郎中死而天下不病。亦奇談也。